

後防

小引

本劇是根據「過渡」改編的。「過渡」是熊佛西先生在民國二十四年所寫成，內容是寫民衆的力量，而指導他們一條團結的，合作的，自衛的路。但那時候日本在華北已有了特殊的勢力，因此熊先生委曲求全地借着民衆反封建勢力的題材下，完成了「過渡」這一劇，這劇在定縣演出多次，收到極偉大的效果。

現在全面抗戰已經開始，在這抗戰期中，後方民衆組織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前線的衛身救國的。我們既期望以戲劇來組織民衆，則在劇本中不應只是鼓動，只是使民衆一時興奮而已，必須指示他們一條正確的。路。「過渡」這一劇，從多次的演出上，證明了它是盡了積極領導民衆的任務，給無教育的民衆以教育，給無組織的民衆以組織，給無力量的民衆以力量。並且現在已無須顧忌什麼，我們已可以痛痛快快說我們要說的話，因此經過熊先生和同人多次商討下，把「過渡」

這骨架，給它裝入了新的生命。在這戲裏沒有「殺敵」的口號，沒有槍砲的聲音，來刺激觀眾，使觀眾感情上得到暫時的興奮；但是在這裏確實指示了後方民衆應當怎樣和軍隊合作，來抵抗我們的敵人。

周彥，於長沙文昌閣。

後防（三幕劇）

人物：

張國本——大學畢業生，年約二十五。

橋工甲——年約三十歲的青年農民。

橋工乙——年約二十五歲的青年農民。

橋工丙——年約二十五歲的青年農民。

橋工們——十人至二十人，都是二十二三歲的青年農民。

胡船戶——即胡大爺，大紳士，年約五十。

王善文——渡船上的管事人，年約二十五。

老杜——老船夫，年約六十。

杜妻——年約五十。

小李——船夫，年約二十。

船夫們——吳毛，趙三，沈八……

難民甲——年約五十的農民。

難民乙——年約三十的農民。

難民丙。

難民丁。

難民戊。

老婦。

村女——年約十三四歲的鄉下姑娘。

難民——十人至二十人。

小販——在渡頭擺小攤者。

巡警甲——年約三十。

巡長——年約四十。

巡警——二人。

第一幕

景：「大流河」邊。這條河雖名為「大流」，然而並不像揚子江或黃河那樣的寬大，洶猛。它大約有十幾丈寬，水淺時僅二三尺，大水時也不過一丈來深。它的來源和止境，村人卻無從知道。兩

岸佈滿着大小村落，農民在耕種上很受它的利益，有時也受洪水橫流的損害。村民最感痛苦的是它阻礙兩方的交通，而河東河西的人們在生活上又必須有很密切的來往。到縣城去，這條河是必經之道。過河唯一的辦法是乘渡船。這兒便是設渡的地方。

現在正是水淺的時候，從岸到船還得經過一斜形的土坡，所以觀衆看不見河水。舞台的左角搭有蘆棚一間，是管渡人王善文的住所。據說他是船戶胡大爺的親戚，這渡上的一切事情都由他看管，譬如：收斂渡錢，監視船夫。他長得瘦弱的身材，灰白的臉上襯托着粗蠻的眉眼。一看，就知道他有吸某種毒物的嗜好。對於任何事情他都提不起神來，只有對於他手下的船夫和一般窮苦的渡客，卻盡力的欺壓。靠近蘆棚有一個販賣茶水糖果的小攤。

舞台中心堆着不少的木料和石頭。

未開演前，先唱前奏曲，抗敵歌。

開幕，張國本在那裏手忙腳亂的指揮着幾個青年農民搭架，搬磚，運石，挖地。同時，有許多男女老幼難民麇集這裏要過渡，其中有的推着車，挑着擔，有的背着包袱，有的騎着牲口。他們大多數

都是窮苦的農人。他們爲了渡上今天加了價，正在那裏和王善文爭吵。

善文：從今天起，一塊錢！你們愛過不過！短一枚也不行！

難民甲：平常不是四大枚嗎？怎麼今天就要一塊錢呢？

善文：沒有理由！這是我們船東家胡大爺親自加的價！從今

天起，不管什麼人，一律都是一塊錢！少一枚也不行！這是胡

大老爺的命令！

難民乙：胡大老爺？胡大老爺也不能不講理呀！怎麼這兵荒馬亂

的時候，他還把渡船加了價？

難民甲：我們都是逃難的呀！你想離鄉背井的誰身上有數餘錢呢？

咱們大夥都是中國人，何必呢！

一婦人：我們什麼都被日本人炸光了，沒落子才逃出來的。你還忍

心多要我們一塊錢嗎？

善文：你們不用嘴囉！我不管你們是那國人，反正得給一塊錢才

渡你過去，就是日本人來了，他們給一塊錢我也照樣渡他！要是

你們嫌貴了，你們可以不坐我的船！反正渡船是我的！

難民乙：好吧！大家都不要乘他的渡船！咱們光看腳跟子走過去得

了！反正這會水淺！

難民甲：好！你們比日本人還厲害呢！咱們一起走過去得了！

羣衆：好！咱們一起走過去！

（有的渡客已經往坡下走去。）

難民乙：哎呀！可是我這輛車怎麼辦呢？

難民甲：嘿，空車那還不容易嗎？我們大夥兒替你抬過去！

難民丙：可是我的老太太過不去呀？

難民甲：那更容易了。你不會背着她過去嗎？

難民丙：對了，不是你提醒我，我倒糊塗了！媽呀，請你老人家爬

在我背上，我背你過去！

老婦：不，我怕摔着！

難民丙：不會的，媽，這會兒河裏的水淺，只有二尺來深。

老婦：我不！我想，我們還是坐渡船過去。

（有些渡客照價給了錢渡過去，有些還猶豫不決，這時一個唱「數

來寶」的乞丐，遠遠的唱過來。）

乞丐：呵，

霹靂霹靂霹靂霹靂，
霹靂一聲天下響，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
佔據遼寧吉林省，

兵楞兵楞兵楞兵，
可恨小日本太無良，
平白無故佔我瀋陽，
又佔我的黑龍江！

攻熱河，進長城，
盧溝橋無故地演兵操，
平津各地被他佔，
青年的學生遭殺戮，

他又在上海擺下戰場，
貪而無厭牠太猖狂！
可憐老百姓大遭殃，
生意買賣全不開張。

大姑娘小媳婦被他搶，
莊稼地，全割掉，
飛機下蛋亂轟炸，
可憐無辜老百姓，

奸淫殺掠亂放槍，
楞要搶去造飛機場，
狠心毒計又燒民房，
東逃西竄無處躲藏！

提起小日本真可恨，

他一心要把中國亡，

他欺負咱們日已久，
受他的侮辱數也數不光，
要不團結來抗戰，
亡國的滋味不好嘗，
奉勸國人齊出力，
快把小日本打回東洋！

（走到了渡口，向着王善文唱，）

呵，來了來了我又來了，
來了了我逃難的數來寶！

一上台塔我抬頭看，
看見這位大掌櫃的真而善，

大掌櫃的抽煙真叫香，
財源茂盛達三江。

南來北往的學避難，
東逃西奔都坐你的船。

呵，誰坐船。道坐船，
逃難的我也想坐船，

想坐船來想坐船，
可憐我逃難的沒有錢。

呵，沒有錢，沒有錢，
沒有錢來怎麼坐船？

大掌櫃一聽善心動，
說沒錢也可坐我的船，

大掌櫃請你那行個方便，
讓我逃難的過到那邊，

你的恩與，我不會忘……

善文：去，去，去！那邊去！

乞 丐：呵，說讓咱們去，咱們就去，大掌櫃的你可別生氣！

呵，你說去，咱們就去，你說咱上什麼地方去？

我家本住東三省，九一八一下都丟去。

呵，您說去，咱們就去，您說咱上什麼地方去？

北平天津咱都住過，現在也被日本拿去。

呵，您說去，咱們就去，您說咱上什麼地方去？

善 文：別嘍囉！我管你到什麼地方去呢？你滾不滾？

乞 丐：呵，滾不滾來滾不滾，您何必一定讓我滾？

這地方還是中國人的地，我就要站這兒不願意去。

呵，滾不滾來滾不滾？咱們還是讓日本人滾！

善 文：（罵。）去你媽的！

乞 丐：掌櫃的，您別罵人！

善 文：罵你，罵你算好的，還沒他媽的揍你呢？

乞 丐：掌櫃的別這麼橫，咱也不是幹這個的，讓日本人把什麼都打

光了，沒法兒！

善 文：就欠讓日本人把你也揍死！

乞丐：掌櫃的您還是中國人呀！說出這種話來，你等吧，等日本

人來了，你也會落到這份上。

（一羣逃難的來了。）

（這時八個橋工開始拉運或搬運一些大石頭，國本在前面領導，口中很有節奏的呼出「大家都來出力吧……」橋工們響應着「來吧！」……一呼一和，異常和諧雄壯。）

國本：（獨唱。）大家都出力吧！

橋工：（合唱。）來呀！

國本：（獨唱。）打倒小日本鬼呀！

橋工：（合唱。）打呀！

國本：（獨唱。）大家好活命呀！

橋工：（合唱。）哎呀！

國本：（獨唱。）全國總動員呀。

橋工：（合唱。）來呀。

國本：（獨唱。）有錢的你出錢呀。

橋工：（合唱。）出呀。

國本：（獨唱。）沒錢的我出力呀！

橋工：（合唱。）哎呀！

國本：（獨唱。）大家都奮鬥喲！

橋工：（合唱。）來呀！

國本：（獨唱。）前線的拚死命呀！

橋工：（合唱。）拚呀！

國本：（獨唱。）後方的除漢奸呀！

橋工：（合唱。）哎喲！

國本：（獨唱。）大家都出力吧！

橋工：（合唱。）來喲！

國本：（獨唱。）造好了這座橋呀！

橋工：（合唱。）造呀！

國本：（獨唱。）我們有生路呀！

橋工：（合唱。）哎喲！

國本：諸位，逃沒有用處。日本兵離這裏還有二百多里呢。咱們要是抵抗，他一輩子也到不了子；要不抵抗這村，逃也沒用。您想咱

們在地下走，一天頂多走一百多里路。我們走上兩三天，人家的飛機一個鐘頭就追上了。咱們的性命簡直在人家手心裏。着。我們要保護我們自己的生命，最好大家一起來幫着造這條橋。這條橋造好了，我們的軍隊可以很方便的開到前線去打日本人，保衛我們的家鄉。交吧！請你們大家一起加入吧！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力，我們這兒已經開工了。

難民丁：張先生您不是在天津大學堂裏念書嗎？怎麼來幹這個呢？

國本：天津被日本人佔了，學堂也被日本人炸了，我好不容易才逃出來。難民丁：您逃出來爲什麼要領着大家來造橋呢？這是多麼苦的活呀！

國本：這話談起來可着着呢。你們知道我的父親是怎樣死的嗎？

難民戊：哦，哦，張七老爺？他老人家不是在東北被日本害了的嗎？

國本：我的父親是在東北被日本人殺了的，那是六年前的事情，那時候我才十九歲，我的父親在東北報館裏作事，九一八日本人把咱們東三省佔了，我父親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喚起民衆抵抗日本，就被日本人抓去殺了。從那時候起，我就立志要爲我父親和那次被難的同胞報仇。現在日本人又打到河北省來了，我們這些人

不能扛上槍去上前線打仗，所以在這兒領着大夥造橋，讓我們的軍隊的糧草，子彈，可以便利的運到前方去殺日本人。

難民戊：哦，原來裏面有這麼一段故事。張先生，我明白了，我現在明白了您領着大夥造橋也是爲了打日本人。這的確是好事。唉，說起日本人來，那真是可恨。張先生，您不知道，我的姪兒也是在天津被日本人拉去做苦工，後來不知道爲什麼就被他弄死了，十來天以後才在河裏找着尸首。

國本：這樣被日本人殺了的中國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們爲了保護自己的家鄉和生命，非幫助軍隊去打日本人不可。

難民丁：對了，這的確是好事，可是就怕不容易。就說在這年頭弄一筆錢就夠困難的。

國本：籌錢這不算困難，頂困難的是大家漠不關心，倘若附近村裏的人都知道愛國，這橋一定可以造成功；要錢，就可以有錢；要人，就可以有人。就拿我們張家莊來說吧：我們村裏有兩千多塊錢的辦公費，村裏的紳士們都要把這筆款用在七月半建孟蘭會來求神仙保佑全村平安，我當時就盡力反對，認爲這筆錢要是這樣花了未

免太冤，而且是提倡迷信，於是我就把全村的人都召集來開會，向大家提議把那筆款用來造這座橋。中間不知道經過了多少麻煩，費了多大的勁，好不容易大家才同意了，雖然到現在還有幾個人反對。

難民丁：這些材料都是您村裏的錢買的吧？

國本：是的。這幾個錢是不夠的，我還得向各方面去募捐。

難民戊：有了錢，還得要很多的人呢，你們少數人也是幹不成的。

國本：你說得一點兒不錯。所以我請大家都來參加這件工作！您

願意加入嗎，王大爺？

難民戊：就怕我不行？

國本：您怎麼不行，王大爺？沒有不行的！是中國人誰都行，

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只要大家肯為國家犧牲。

難民乙：我也能夠嗎，張先生？

國本：行！

一婦人：先生，我這裏只有一根銀簪子可以捐給您們造橋嗎？

國本：當然可以，不管多少，每個人都應當盡他自己的力量出錢，

出力。

（此時一羣難民將國本包圍起來。有的問「我能夠嗎？」有的問「我行嗎？」有的把衣物送給國本問「這些東西可以捐嗎？」國本大聲回答說：「人人行，只要大家肯合作，肯犧牲！」大家正在激昂熱烈的時候，聽到船戶胡大老爺的聲音。他是胡家村的首戶，曾到外省作過知縣，在四鄉很有聲勢，村人都稱他爲「大老爺」。他雖不是這地面上的皇帝，但實際上就是這地面上的皇帝。村人一提起「胡大老爺」，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無人不敬，無人不怕。他長得高高的個兒，胖胖的身材，脚穿雙樑鞋，嘴蓄八字鬚，手上拿着一根長的旱煙袋，臉上擺着十足的紳士氣，不，簡直是官僚氣。）

船戶：（在內。）小福！你就把牲口拴在那邊，先喂喂牠吧！啊？

善文：你們不要在這兒鬧了吧，大老爺來了！趕快讓開路！

國本：這是國家的地方！大家可以站！

善文：我給你說不上話！

難民乙：您從前看見過胡大老爺嗎？

難民戊：見過，我見過他好幾次。去年他還到我們村裏聽過戲呢。

難民乙：我可沒見過他。聽說他那個樣兒很叫人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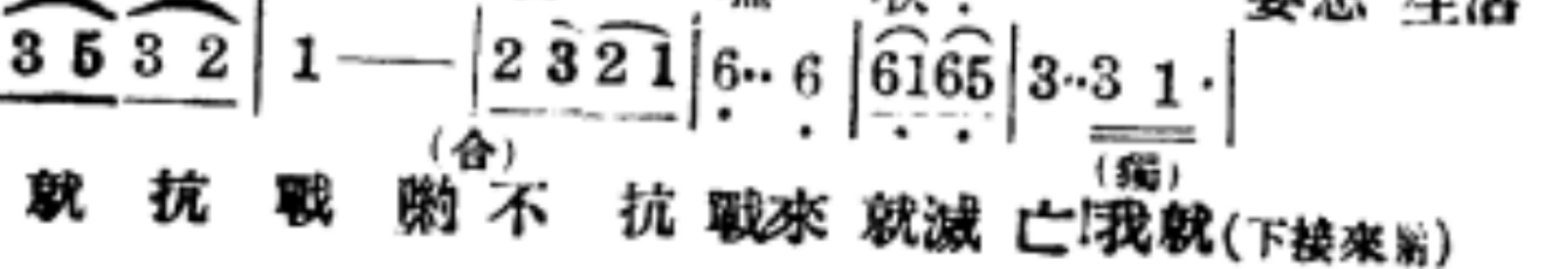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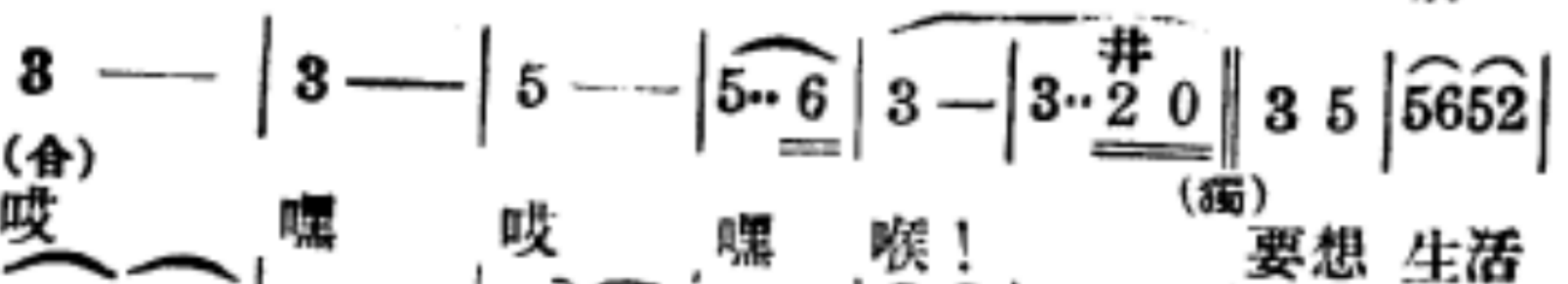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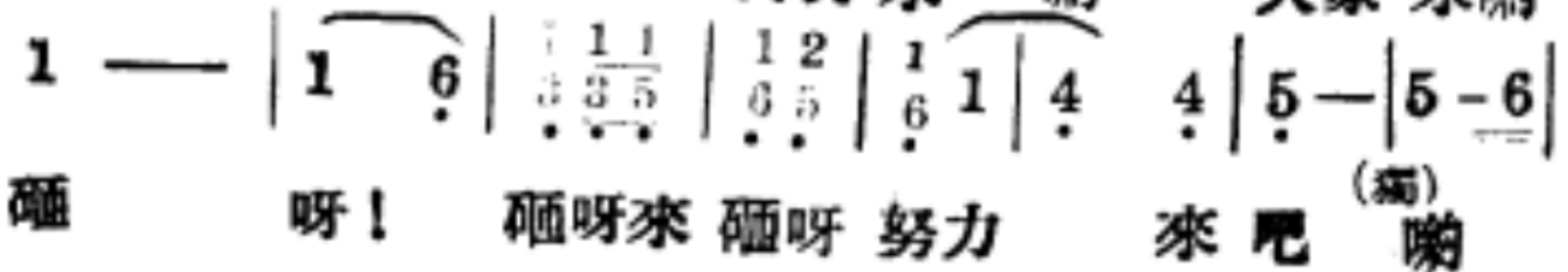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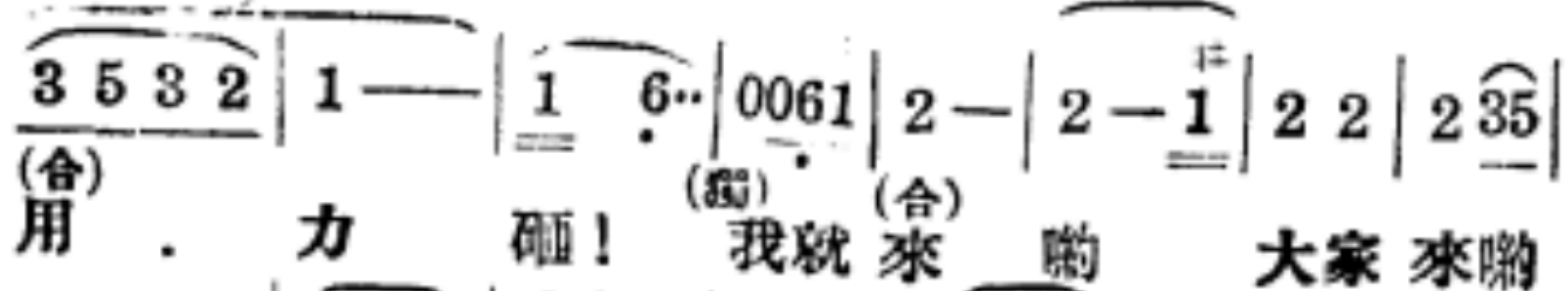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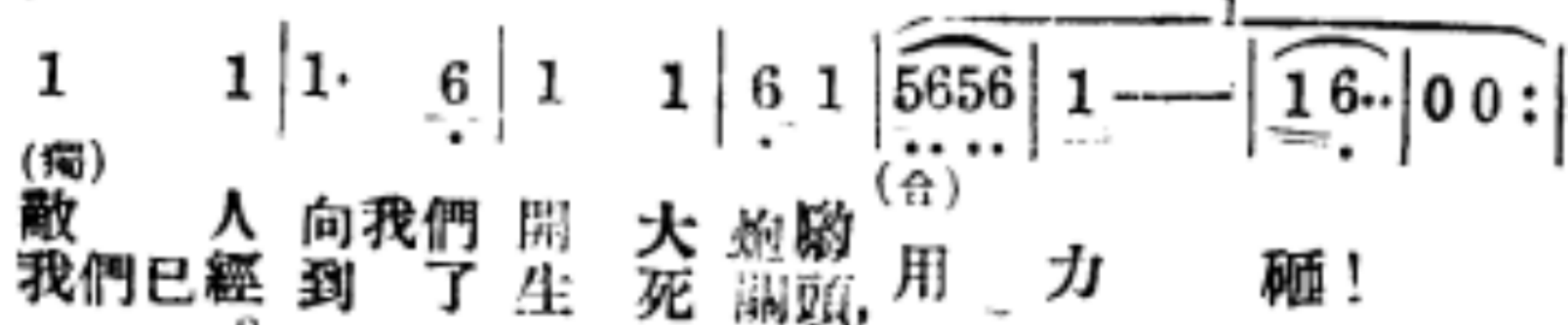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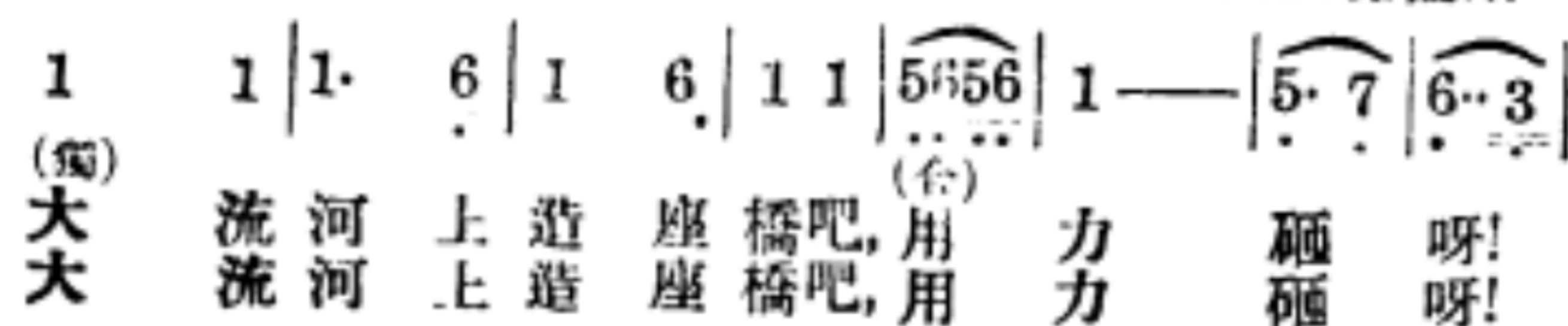
難民丁：好，你連大老爺都沒有見過嗎？你真是一個十足的鄉下老！

這附近的人誰不認識他！他就是這渡上的船東家。這些船都是他的。他到外省去做過好幾次大老爺呢！這附近的地都是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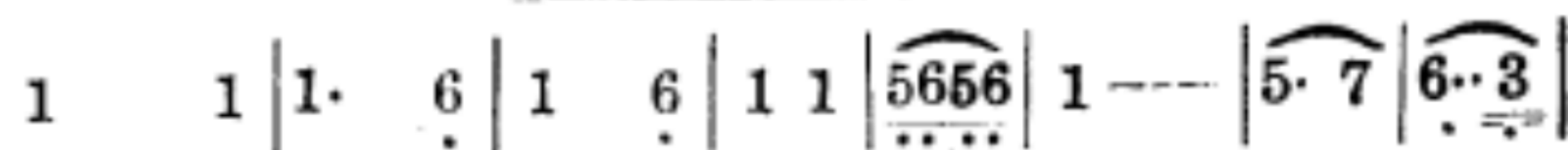
（此時國本領着橋工用「夯」砸一塊地基，並由他領唱「抗敵歌」。大家一邊唱，一邊砸，聲與力，力與聲，打成一片，非常和諧，雄壯，偉大。）

A調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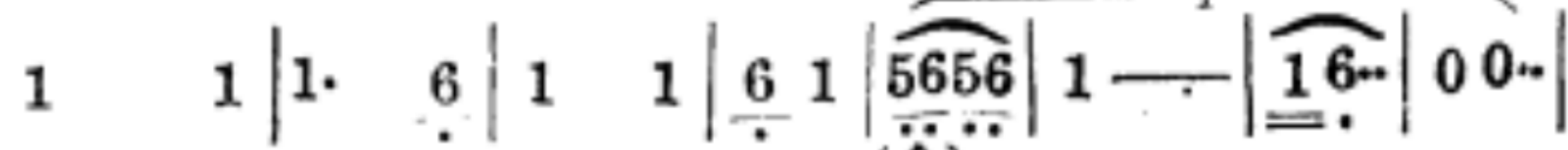
造 橋 (一)

熊佛西作詞
任致嶸編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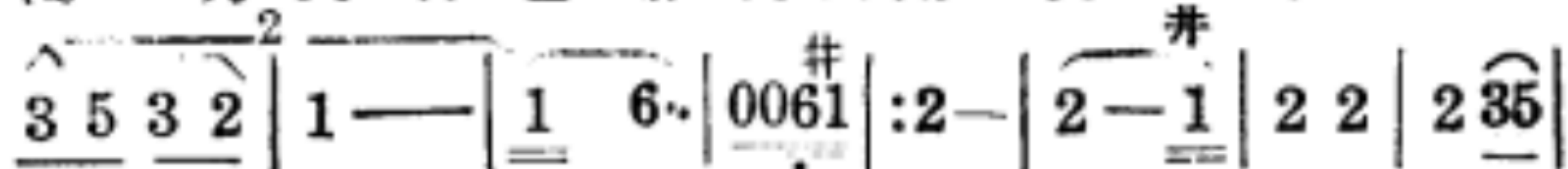
A調 2/4 **造 橋 (二)** 熊佛西作詞 任致燦編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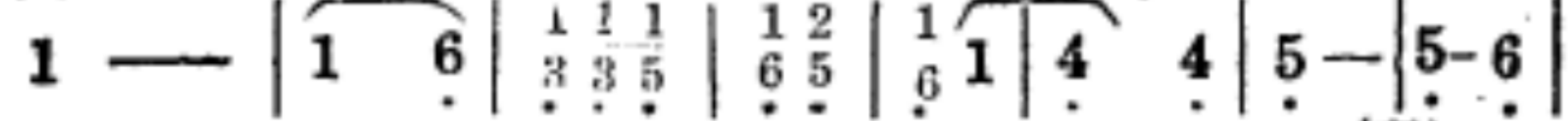
(獨) 大 流 河 上 造 座 橋 吧, 用 力 砸 呀!
大 流 河 上 造 座 橋 吧, 用 力 砸 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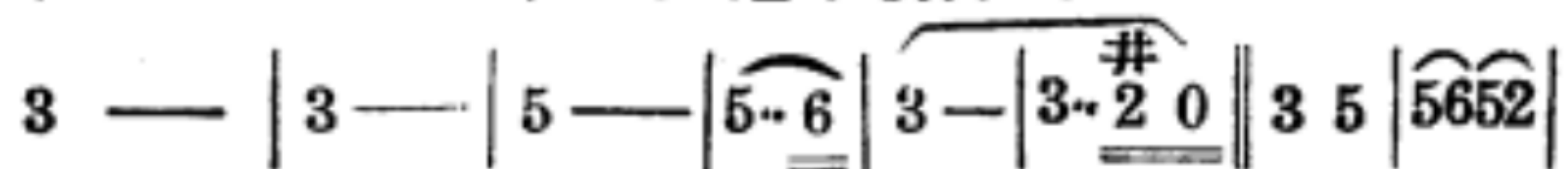
(獨) 前 方 將 士 拚 死 命 啲, 用 力 砸!
後 方 民 衆 運 給 養 啲, 用 力 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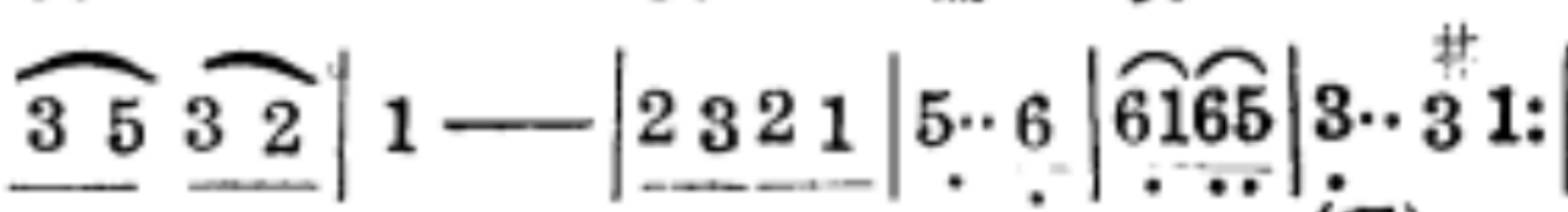
用 力 砸! 我 就 來 啲! 大 家 來 啲



砸 呀! 砸 呀 來 砸 呀 努 力 來 吧 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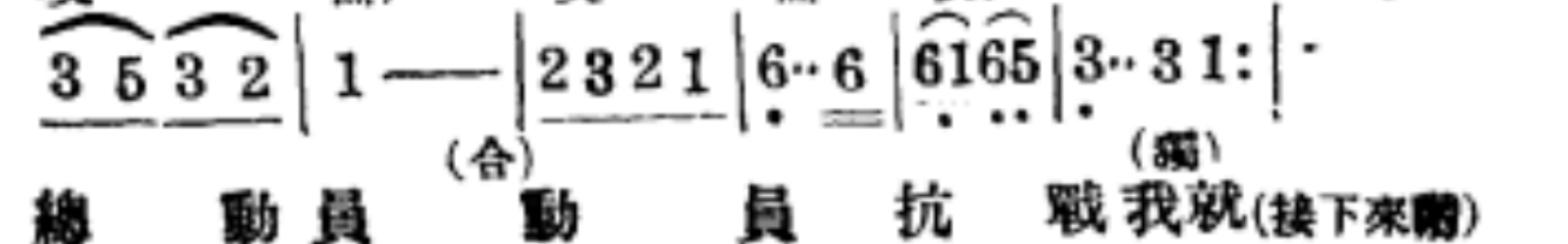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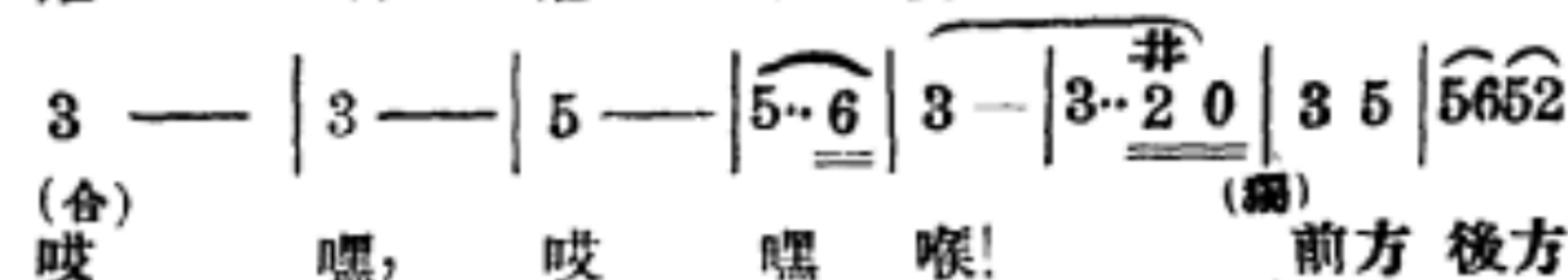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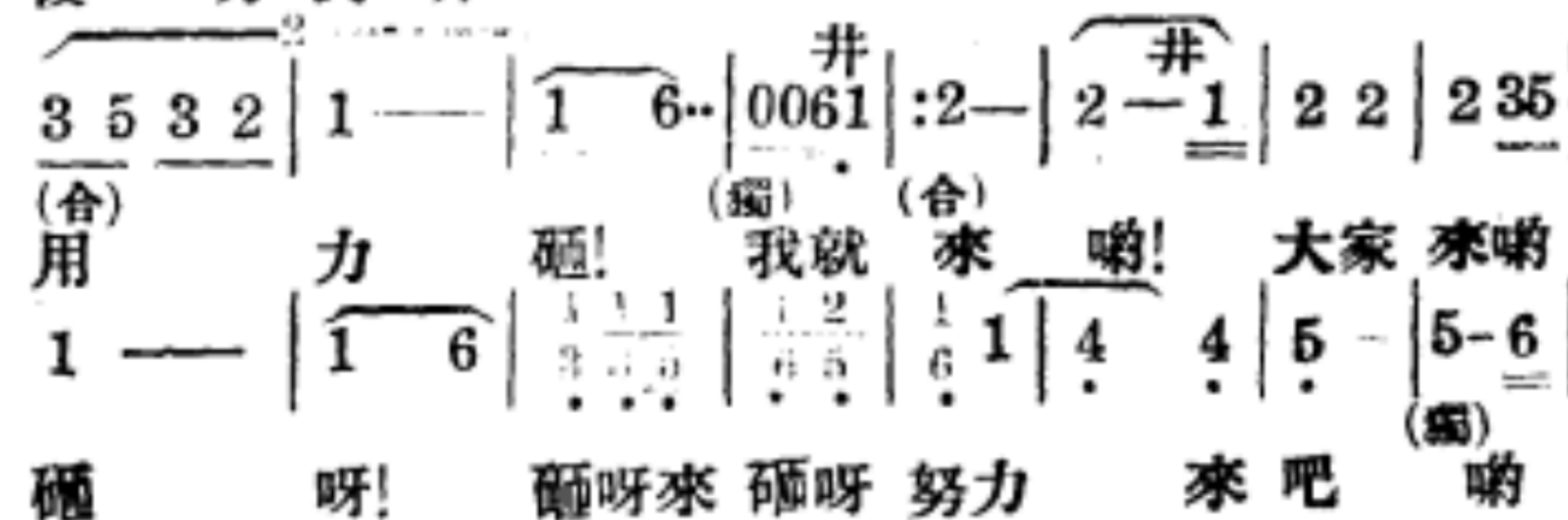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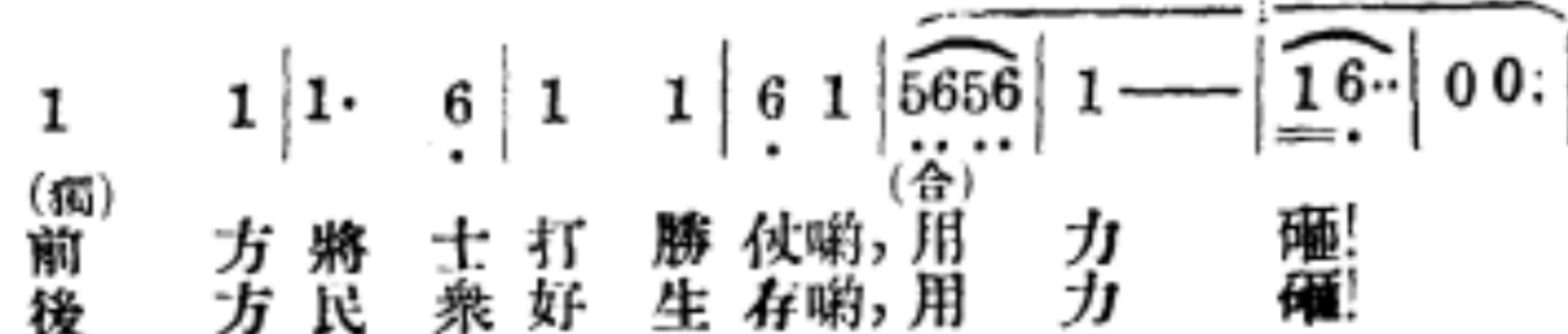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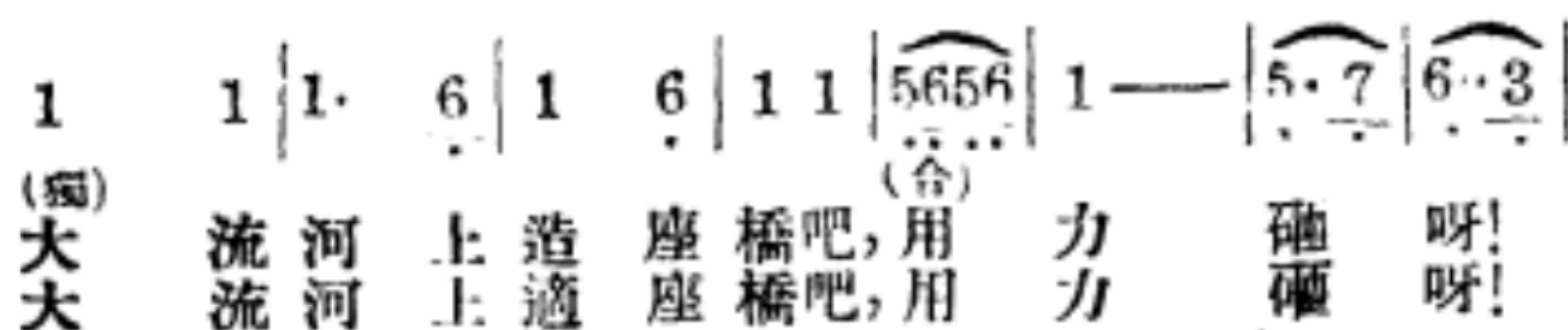


(合) 哎 嘿, 哎 嘿 喉! 有 錢 的 來



你 出 錢, 無 錢 的 來 我 出 力 我 就 (接 下 來 闕)

A調 2/4

造 橋 (三) 熊佛西作詞
任致麟編譜

(船戶上。)

船戶：善文，這就是你報告的那些孩子在這裏胡鬧嗎？

善文：是的，老爺！

船戶：好！叫他們馬上替我滾走！這還了得！簡直沒有王法了！你們一起替我滾開！趕緊滾！好大膽，居然敢到我這渡上來胡鬧了！（有些過渡的難民，看見胡大老爺這麼發恨，因為怕事，已經慢慢溜了。）

國本：胡大爺！您不能這樣不講理！這裏還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您憑什麼叫我們滾走？

船戶：不是在這兒胡鬧，你們在這兒幹什麼？

國本：胡大爺，您能說造橋是胡鬧嗎？

船戶：誰叫你們在這兒造橋的？你們奉了誰的命令？

國本：造橋既是要奉命令，請問這裏的渡船加價是奉了誰的命令？

船戶：這兒的渡船是我的！是我叫他們加價的！

國本：您憑什麼在這裏設渡？您憑什麼隨便加價？

船戶：我不憑什麼！我愛在這兒設渡，我就可以在這兒設渡！設了

渡我就可以隨便加價！你管得着嗎？你是什麼東西！

國本：我們也不憑什麼。我們覺得這兒應該有一座橋，我們就在這兒造一座橋，您管得着嗎？您是什麼東西！

船戶：好！善文，他是那裏來的這麼個野小子？他竟敢罵起我來了：我活到五十多歲，從來沒有人敢罵我！好，好，他這野小子，居然……善文，你告訴我他是那裏來的這個野小子，我非辦他不可！

善文：老爺，請您別生氣，您不認識他嗎？

船戶：我不認識這野小子！

善文：他就是這張家村張七老爺的兒子。他一向都在天津，現在被日本人趕回來了。

船戶：被日本人從天津趕出來，一定不是好東西，現在又回到鄉下來搗亂了，這簡直是個小流氓囉！你們不要作夢吧，有我在這兒你們想搗亂是搗不成的！

國本：胡老爺，請您口裏放乾淨點兒！

船戶：罵了你這小流氓！怎麼樣？

國本：胡大爺，假使我是小流氓，那麼您一定是個大漢奸。

船戶：你這小子在這後防重地，聚衆滋事，擾亂治安，你還罵我是漢奸？我非叫衙門裏辦你不可！你們（指一班橋工們）一定都是他的同黨，我馬上到衙門去叫人來逮你們！

（有些怕事的渡客都先後散去了。一個膽小的橋工聽說船戶要抓他們，也想溜走，卻被船戶看見。）

船戶：站住！走？你們不能這樣走！這些架子是誰紮的？這些木樁是誰埋的？乖乖的替我拆下來！不然的話，我非把你們這些東西抓到衙門裏去不可！

善文：快拆了吧！我不是早就告訴你們了嗎；你們有本領把這些木頭運來，我可以叫你們把這些木頭搬走！你們既然把這些木樁埋進去，我就可以叫你們拔出來！現在怎麼樣，你們瞧？

船戶：拆！趕緊拆！

（橋工們都停了手，注視着國本。）

國本：大家別害怕！一切都有我。我們這是愛國的行動，愛國沒有罪，衙門裏決不能逮我們。我們是爲了救國才造橋，這事衙門裏早

已知道。我們繼續工作吧！

（此時船夫老杜拿着一根撐槓上。）

善文：你上來幹嗎，老杜？

老杜：我上來問問船開不開？

善文：要是人滿了就開過去！

老杜：我聽說大老爺來了，我有幾句話要對他老說。大老爺，您好？

我給您請安啦！

船戶：他是老杜嗎？

善文：是的，他就是這渡船上的頭兒。老杜，你有話等一會兒說

吧，這會兒大爺忙着啦！

老杜：是！是，是！

（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忽然走到船戶前，向他請安。）

村女：您不是大老爺嗎？我實在不知道渡船加價了，我只有九毛錢。我媽已經逃到河西等着我呢，我得趕緊去追她。您能讓我過去嗎，大老爺？

船戶：這小姑娘說了些什麼？

善文：她說她只帶了九毛錢，她請您讓她過去。

船戶：那可不成！九毛錢可不能過去！

村女：大老爺，請您讓我過去吧！我媽在河那邊等着我。我過了河就告訴我媽把一毛錢還您！

善文：老爺，這絕不能通融的，倘若九毛錢可以讓她過去，那麼其他的人都可以過去呀！

船戶：對了，你這話很有道理。小姑娘，我倒很想讓你過去，可是……

村女：我求您，大老爺，讓我過去吧！

善文：去！走開！

（善文使勁的把村女推到一邊，村女哭泣了。）

老杜：我看這小姑娘哭得怪可憐的！來，小姑娘，我借給你一毛錢——我也只有這一毛錢了。

（老杜由袋內取出一毛錢給村女。）

村女：謝謝您，老伯伯！我過了河一定還您。

船戶：嘿，你怎麼借錢給她呀，老杜？你自己也是沒有錢的人！

老杜：我看她怪可憐的。

善文：倘若大家都向你借呢？還是拿回去吧！作好事決不是這樣作法。

老杜：小姑娘，那麼請你把那一毛錢還給我吧。

村女：老伯伯，我過了河一定還您！

（村女表示不願意交還，善文很兇猛的走過去奪取。村女掙扎。結果還是被善文奪了回來。村女放聲大哭。衆人表示不平。）

船戶：老杜！這都是你惹出來的事！要是下次你還這樣作，我就開除你！

老杜：我看她很可憐！下次決不敢。

（村女只是哭泣着。國本由袋內取出一毛錢，走過來安慰她。）

國本：小姑娘，別哭，我給你一毛錢，你趕快過河去追你的媽吧！

村女：謝謝您！趕明兒一定還您。

國本：快走吧！

（村女向國本鞠躬後，往坡下走去。有些難民跟着下去。國本仍

領着橋工們打夯，唱歌：)

(合唱) 我就來喲，大家來喲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嚟叻嘿，叻嘿喉！

(獨唱) 大流河上造座橋吧！

(合唱) 用力砸呀！

前方的將士打勝仗嚟！

用力砸！

大流河上造座橋吧！

用力砸呀！

後方的民衆好生存嚟！

用力砸！

(合唱) 來喲，大家來喲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嚟叻嘿，叻嘿喉！

(獨唱) 前方後方總動員，

動員，抗戰！

(合唱) 來喲，大家來喲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嚟叻嘿，叻嘿喉！

船戶：你們這些渾賬東西！你們打住不打住？

國本：我們爲什麼要打住？

船戶：你們不怕坐監牢？

國本：我們沒有犯法，爲什麼要坐監牢！

（繼續唱着。）

（獨唱）大流河上造座橋吧！

（合唱）用力砸呀！

敵人向我們開大礮呀！

用力砸！

大流河上造座橋吧！

用力砸呀！

我們已經到了生死關頭了！

用力砸！

（合唱）來呀，大家來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嗚嗚嘿，嗚嗚嘿！

（獨唱）要想生活就抗戰！（合唱）不抗戰來就滅亡！

（合唱）來呀，大家來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嗚嗚嘿，嗚嗚嘿！

（橋工們在國本領導之下，還是繼續的歌唱着，工作着。船戶氣極了，大聲罵着向回家的道上走去。）

船戶：小福！快把驢牽過來！我得到衙門裏去告這些東西！好，我活到五十多歲，從來沒有受過這種氣！你們這些渾賤東西！好吧，你們作下去吧，停一會兒你們就知道我的厲害了！

善文：老爺，爲這點兒小事，您也犯不着這樣生氣，就是要去告他們，也無須您自己到衙門裏去，只要派小福拿您一張片子去就行了。您請到棚裏喝碗茶吧？

船戶：不，我得馬上進城去！

善文：還是請您到棚裏歇一會兒，我有幾句話向您說。

老杜：大老爺，我有一句話向您說。

船戶：什麼事，老杜？

老杜：我三個月沒有領工錢了！

善文：你這個老混蛋！這會兒是你要工錢的時候嗎？

（王善文一手將老杜推倒在地，然後領着船戶往棚裏走去。橋工們輕輕的繼續着歌唱，但以不妨礙老杜夫婦的對話爲原則。）

老杜：他媽的，欠了我三個月的工錢還要挨人！

（老杜的妻子。此後老杜夫婦對話，橋工們則以輕微節奏的「哩喉哎哈」之聲烘托之。）

杜妻：你怎麼啦，我的老爺子？你領到了工錢嗎？

老杜：你瞧我這個樣兒是像領到了工錢的嗎？

杜妻：要是今天還領不到工錢，那我們全家子都要餓死了！小狗子已經三天沒有起床了。二順子也是餓得哭哭啼啼的！

老杜：老天爺！這叫我又有什麼法子呢？

杜妻：聽說東家老爺來了，你不會去找他嗎？

老杜：東家老爺，我剛才已經見到了，他那個兒樣兒嚇得我不敢向他再開口了！

杜妻：在這兒賣力氣還要挨餓，那麼你爲什麼不到別的地方去找點兒活作呢？

老杜：這年頭兒，找別的活作？哼！

杜妻：他們這兒不是在造橋嗎？你不會向他們找點兒活作嗎？

老杜：得了吧，向他們找活作？他們那裏就沒工錢，並且衙門裏就

要來人逮他們！他們一會兒就要「散攤子」了！

杜 妻：衙門裏爲什麼要逮他們呢？——修橋鋪路不都是好事嗎？

老 杜：誰說不是好事？可是我們東家老爺，一定要逮他們到衙門裏去！

杜 妻：你們東家爲什麼一定要抓他們呢？

老 杜：這還不明白嗎？橋要造成了，我們東家還能夠在這兒設渡嗎？

（王善文從棚裏出來，手裏拿着五塊錢。）

善 文：老杜，你不是要工錢嗎？

老 杜：大爺，您能可憐我，把工錢借給我嗎？

杜 妻：您要是再不借給他工錢，我們全家子都要餓死了！

善 文：我現在就給你五塊錢。東家老爺說：你在这渡上年代太久了，你的工錢無論如何是不能欠的。

（善文將五塊錢交給老杜。）

老 杜：謝謝您，大爺！東家老爺待我這樣好，我真不知道要怎樣報答他！

杜 妻：人家都說東家老爺待人苛，看起來他老人家真是一位活菩薩呢。

善 文：老杜，現在東家老爺要見所有的船夫，要發給他們工錢，你去告訴小李，趙三，吳毛，沈八，叫他們都到棚裏來。說東家老爺要發給他們工錢了！

老 杜：真要發給他們工錢嗎？——好，我就去叫他們。

善 文：我在棚裏候着他們。

（王善文進棚裏去。）

杜 妻：你說大爺和東家老爺不發工錢，這不是工錢就很容易的到手了嗎？

老 杜：咳，我也覺得有點兒怪。大爺對我們向來是很兇的，可是剛才的樣兒，你瞧，是多麼和氣啊！

杜 妻：待人總是和氣點兒好。你把五塊錢給我吧，我要回去了，小
狗子二順子都在家裏等着我買吃的呢。

老 杜：你拿四塊去吧，留一塊我帶着。

杜 妻：好吧。

（老杜交四塊錢給妻，妻下。）

善文：（在棚內。）老杜！叫小李吳毛他們都快進來呀！東家老爺要發工錢了！

老杜：我們就來了，大爺。（轉向河下呼喊。）小李，趙三，吳毛，沈八，你們都快上來吧，東家老爺要發給我們工錢了！（河下有人回聲。）你們快來呀！（走下去。）

（這時橋工們已到坡下工作，台上沒有一個人，胡船戶，和王善文鬼祟的從棚裏出來。）

船戶：王善文，你去打聽打聽張國本這小子爲什麼要領着這些人在這兒造橋。

善文：我已經打聽清楚了，張國本這小子是受了也不知那一軍軍隊的委託在這裏祕密造橋的。

船戶：可是，這兒並不是什麼要路呀！

善文：據說汽車路上常有日本飛機去轟炸，將來前方的糧草什麼的，要從這兒偷着運，所以連縣政府都不大知道。

船戶：軍隊爲什麼不自己造呢？

善文：軍隊自己造就惹人注意了。

船戶：可是你怎麼會知道的？

善文：「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人家日本早就知道了，這都是那川島告訴我的。他還叫我帶信給您，他今天晚上要到您那去呢！

船戶：是爲這橋嗎？

善文：他倒沒提，八成就是爲這事！我想這次錢準少不了，——不過大老爺，上次日本飛機來，我在電報局旁邊放火箭，您答應給我一百塊，可是我才見了二十。

船戶：那是他們那筆錢還沒送來呀！

善文：可是那一次去拔鐵道釘子的錢您也沒給清呢！川島說他早給送來了。

船戶：送來了？噢！對了，是送來了，不是你提起我倒忘了，來你先拿五塊去。

善文：一共還欠十二塊，您怎麼就……

船戶：你想我還能差你的嗎？明天連今天這件的錢一塊兒給你，不

過你今兒晚上一定要完全給拆了，固然我們受了川島的委託，我們必須忠人之事，再則這橋一成了，這過渡的買賣就全完了，於是你們的飯碗也就完了。

善文：可是這次的錢……

船戶：你放心，我決不能少給你，這次他們給多少，我全分給你們，我就爲保我這碼頭。

（他們遠遠的看見老杜走過來，又回到棚裏去了。老杜也帶着笑容走進棚裏去。小李，趙三，吳毛，沈八都由河下上來，往棚裏去。造橋的羣衆們在國本領導之下，還在工作着，歌唱着。同時聽見棚裏船戶大聲說：「你們知道現在是誰養活着你們嗎？」衆船夫的回聲是：「是東家老爺養活着我們！」船戶又繼續着問：「要是他們的橋造成了，你們還有飯吃嗎？」衆船夫的回聲是：「他們的橋造成了，我們就要餓死了！」此時棚內與棚外的兩支聲音對峙起來，但不和諧，而最後造橋的羣衆們越工作越起勁，越唱歌越雄壯，幕則隨着他們的聲與力的節奏而閉。）

第一幕

景——與第一幕同。將近黎明。天邊掛着一輪殘月，幾點晨星。夜色與曙光交織着，混合着，暗示着黑暗漸去，黎明就在眼前。是「夜」與「晨」的過渡時候。

橋的基礎已大致立定了。橋工們還在露天甜睡着，近的鼾聲和水聲，遠的鷄聲和犬聲，很有節奏的呼應着。船夫老杜，很不安寧的，由河裏摸索到岸上來，彷彿要偷竊什麼。當他走近一個橋樁，正要爬上架子的時候，國本忽然醒來，咳了一聲，老杜連忙住了手，往後退，一直退到坡下去。國本似乎有所發覺，問了一聲「誰呀？」即起來點了「馬燈」，往橋樁各處視察，結果一無所見，僅把橋工甲驚醒起來了。

工甲：誰呀？

國本：我呀。

工甲：是張先生嗎？

國本：是的。

工 甲：我以為是……原來是您……倒嚇了我一跳！

國 本：我剛才彷彿聽見腳步聲。

工 甲：腳步聲？是像昨晚一樣的聲音嗎？

國 本：是的。不過等我起來，點着燈，就連個影兒也沒有了。

工 甲：不要是鬧鬼吧？這兒的鬼多着啦！您知道在這河裏死了多少
人？

國 本：老王，你不要信他們的話，他們是瞎說些鬼話來嚇虎人的。
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鬼！

工 甲：張先生，您一向在城裏，您不知道這河邊的故事：除了在這
渡上翻了船淹死的人不算，去年就有好些人在這河裏投河死了。一
個是小龍的媳婦，她跟她婆婆嘔氣，心眼一狹，就在這兒投河死
了。還有王家莊的王老七，也是在這兒投河死的，他是爲了一家大
小七口都被土匪綁去了！最慘的是李家渡的李二家裏，全家子大大
小小一共十一口，因爲年頭不好，衙門裏又要逼他們的捐稅，把他
們逼得無路可走，只好全家在這兒投河死了！您想這些人死了都還
不變成冤魂怨鬼嗎？我疑心我們這架子上的繩子都是鬼割斷的，您

信不，張先生？

國本：沒有的事！一定是人幹的。我已經好幾夜沒有睡好了。我得偵察出來，看看究竟誰在這兒和我們搗亂！

工甲：只要不是鬼搗亂！

國本：我倒不怕鬼搗亂！

工甲：您真不怕鬼麼，張先生？

國本：人爲什麼要怕鬼？我根本不信有鬼！

工甲：那麼您什麼都不怕？

國本：我倒怕一種怪物！

工甲：怪物？什麼怪物？

國本：我所說的怪物就是「漢奸」！

工甲：「漢奸」？

國本：對了，漢奸。這種人是連他祖先都忘了，只要日本人給他錢，他可以管日本人叫爸爸。日本人專門收買這種人來在我們後方

搗亂。他們搗起亂來真可怕，一直要搗到國亡了！

工乙：（夢囈。）噯喲！日本兵來了，日本兵來了。

工 甲：這個傢伙又在說夢話！

國 本：他怎麼每晚都說夢話？

工 甲：咱們這裏頭要算他膽最小。

工 乙：（還是夢話。）你們殺了我的母親，殺了我的孩子，我跟你們拚了。

工 甲：這還是夢話。這個傢伙！日本人害了他母親和孩子，他在白天常對我說：他這輩子最怕的是船東家和日本人。

國 本：我早就向大家宣佈過：不要怕日本人，日本人個個都怕死，他來了咱們只管和他拚。

工 甲：船東家那個老東西，究竟到衙門裏去告咱們了沒有？

國 本：他已經在衙門裏告了，不過聽說衙門裏沒有理他，所以他更着急。

工 乙：（還是夢話。）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來了！來殺咱們了！囉——囉——囉！

（這時橋工甲忙跑到乙身邊，將乙壓在胸口的手移開。）

工 甲：小二！小二！醒來吧。你一定是在做夢。喔，難怪，你的手

壓了胸口！醒了嗎？

國本：他一定是做了個惡夢。

工乙：唔——唔——醒了！醒了，我醒了。好怕人，好怕人！

國本：醒了嗎，小二？

工乙：醒了，醒了。好怕人！

工甲：你夢見些什麼呀，小二？

工乙：我夢見的東西太多了，太奇怪了！太可怕了！這會兒也說不清了：仿佛先是夢見一隊日本兵來了，好多人呀，把咱們的人，房子，牲口，一齊都用炸彈炸光了！咱們的「大老爺」也坐着轎子，帶着大隊的人馬，有的扛着機關槍，有的拿着鐵練子，跟日本人在一塊兒，他們向我們開槍，「劈力拍啦」的亂放一陣，哎呀！好怕……怕人呀！

國本：小二，我準知道，我準知道明晚會做這樣的一個夢：咱們的橋已經造成了，有許多許多的中國軍隊從這兒開到前線去，把日本鬼子打跑了，一隊一隊的唱着得勝歌回來，從這橋上經過，四鄉的

民衆，無千打萬的，都聚集在這橋頭上，歡呼，鼓舞，歌唱，看着我們的國旗在天空飄揚！

工 乙：我能做這樣的一個夢嗎，張先生？

國 本：小二，不但你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好夢，其實我們大家都在做這個夢。這個夢中的一切，不久都要實現了！你說不是嗎，老王？

工 甲：是的，張先生。天快亮了吧？

國 本：還有一會兒呢。

工 乙：我還想睡。上半夜簡直睡不着，心裏老是惦着今晚要出什麼事情似的！後半夜好不容易睡着了，可是又做些怕人的夢！這會兒還醒呢。他們（指其他的橋工）倒睡得香呢。你聽他們的鼾聲！

工 甲：對了，他們倒睡得好。我們再睡會兒吧。快要天亮了。雞叫了！

國 本：好吧。倒有一點兒睡了。滅了燈嗎？

工 甲：捻小一點兒得了，反正有月亮。

國 本：可是西邊起了一陣烏雲。

（國本熄了馬燈，在原地睡下。這時沉靜極了，只有橋工們的鼾聲。東方雖已微微的吐着蛋白色，然而還抵不住殘破的星月光芒。

片刻，王善文輕悄的從棚裏走出，向河下招手。老杜又慢慢的由坡下爬了上來。善文向老杜身邊說了幾句話，然後掏出一把雪亮的尖刀交給他，他又退縮到坡下去了。善文仍退入棚內，將棚門緊緊的閉住了。

片刻，老杜又從坡下上來，後面跟着船夫小李，趙三，吳毛，沈八……他們都是光着膀子，纏着腰帶，拿着傢伙，彷彿有點兒像舊戲台上的「打手」。他們輕悄地，摸索地，走到橋架邊，老杜先爬上架的最高處，掏出尖刀來將所有的緊要關節割斷。忽被國本驚覺，他大叫一聲「誰呀？」老杜等立即止息。國本忙起來捻亮了馬燈，又大叫「一起都起來！」衆橋工都被驚醒起來。老杜伏在架上不敢動，小李等想逃，然而都被橋工們截住了。於是兩方開始決鬥。決鬥至數個回合不分勝負；最後，橋架嘩啦一聲塌了，老杜從架頂墜入河下，衆人才停止決鬥。此時一部份橋工跑到坡下去探視，一部份截住船夫們的逃路。老杜的頭顱已碎。衆大驚。此時王善文已乘機逃去。）

工 內：摔下去的原來是這渡上的船夫老杜！

國 本：哎呀！趕緊……趕緊把他抬到城裏醫院裏去吧！

工 乙：不行了，他的腦漿都摔出來了！早已沒氣兒了！

國 本：已經死了嗎？

工 丙：這個傢伙還不該死嗎？我們這些日子在白天紮的架子，晚上就被搗毀了，原來是他們幹的呀！這些傢伙（指其餘的船夫）都該死！不要放他們走！我今天非揍死他們不可！

（此時天色已明。小李等都乘機逃入棚內，口裏不住的在喊「大爺，大爺！」然而棚裏卻沒有回聲。他們又想退往坡下，沒有料到橋工甲乙等早已截住了他們的去路。）

工 甲：你們想逃走？沒有這麼容易的事！站住！

國 本：不必再向他們兇了。問他們，問他們爲什麼要搗毀咱們的建設工作？是誰叫你們來的？說！

工 丙：對了，你們爲什麼要和我們搗亂？是誰叫你們來的？說！你們要是不老實說出來，我今天非打斷你們的骨頭不可！說！

（這時年紀較輕的小李急了，放聲哭了。）

小 李：好！現在闖出來禍了，我們的大爺倒鬧起門來不管了！我們

得找他去！（向趙三等。）來，我們進棚裏去！

（小李瘋狂似的將蘆蓆製成的棚門踢開，闖了進去，然而他們的善文大爺早已不見了。）

小 李：呀？呀？怎麼？我們的大爺逃走了？

（衆啞然。此時天已大亮，國本將馬燈吹熄了，走到坡階上，向着老船夫的屍首很淒慘的說了一聲：「可憐的犧牲者！」——幕閉。）

第二幕

景——同前。幕未啓，即聽見一老婦啼哭，這當然是老杜的妻子哭老杜。幕開，她的哭聲更清晰，淒慘。她的哭詞不外「我的天呀！你死得真冤枉呀！丟了我們娘兒三個怎樣過活呀！」幾句，來回顛倒的說着。

橋工們都很疏散的坐在橋樁上，橋架上，或地下，只有橋工甲還拿着傢伙在那裏工作。

船夫們小李，趙三，吳毛，沈八，……垂頭喪氣的坐在坡階上。巡警拿着警棍在岸上踽踽來去。有幾個難民正要過渡。

善文：你們是過渡的嗎？下坡去，先到船上等着！

難民：就開嗎？

善文：一會兒就開。先繳一塊錢！

難民：不是四大枚嗎？

善文：早就漲價了！

（難民交了錢往坡下走去。）

巡警：難怪這位老太太哭得這樣傷心，這老船夫死得真夠慘的了！

善文：巡警先生，您不能把老杜的妻子攆走嗎？——她整天整夜的

在這兒哭哭啼啼的，真叫人討厭！

巡警：倒是叫人傷心，聽着她哭，我都想哭了！

善文：請您把她攆走吧！

巡警：其實要她走，也很容易，只要你們渡上替她的當家的買一口棺材，再不然的話，賞給她幾塊錢也行。反正是做好事。你們渡上爲什麼不賞給她點兒錢呢？——免得她在這兒哭哭啼啼，聽着叫人怪傷心的！

善文：渡上決不能出這筆冤枉錢！老杜完全是他自己找死的！

巡警：老杜怎麼死的，現在不必管了，反正人已經死了。再說，要是不趕緊把他埋了，這樣熱的天氣，恐怕咱們在這兒也要耽不住了。

善文：我說巡警先生，這些事情用不着您管，您應該盡您的責任，您瞧他們！

（原來那些橋工們乘巡警沒有注意，偷偷地開始工作了。）

巡警：嘿！你們怎麼又工作起來了？不是叫你們歇着嗎？（走過去將橋工甲拉了過來，指着貼在橋架上的一張佈告。）你瞧，這張佈告上不是說得很清楚嗎——叫你們在這案子未解決以前，不準你們動工，你知道嗎？

工丙：老杜又不是我們打死的，爲什麼要我們停工？難道你們不知道現在中國跟日本打起來了，爲了運糧草什麼的便利，得加緊造橋嗎？

巡警：哈，你們不要以爲我們當巡警的都是飯桶，其實誰不知道現在造橋築路是要緊的事？不過這會兒這裏鬧出亂子來了，我們不能不來維持秩序。

工 丙：您既然知道造橋築路是要緊的事，那麼爲什麼不讓我們動工呢？

巡 警：並不是不准你們動工，是說在這件案子沒有解決以前，叫你們暫時停工，這佈告上不是說得很清楚嗎？你們這邊的張國本先生被胡大老爺到衙門裏告他擾亂後方，傳到衙門去問一問。這件案子不久就可以依法解決了。

工 甲：聽說衙門裏把張先生押起來了，真的嗎？

巡 警：這我可說不清。不過我知道張先生現在還在衙門裏。

工 甲：您知道這件案子什麼時候可以了嗎？

巡 警：這個我也說不清。總快吧，只要老杜不是你們打死的。

工 乙：大哥，要是張先生真被衙門裏押起來了，那麼這座橋不是造不成了嗎？

工 丙：小二，你不用着急，大家都用不着着急，衙門裏決不能把張先生押起來。他沒有犯法，他同我們做的都是爲了國家。

工 乙：大哥，你不知道胡大老爺在衙門裏很有勢力嗎？

工 丙：這個不要緊。衙門裏也得講理。胡大老爺的勢力雖然大，但

是我們全縣的人民不會聯合起來跟他拚嗎？我們不會到衙門裏請去
願嗎？

工 乙：巡警先生既不准我們動工，張先生又還在衙門裏，那麼我們
暫時散了，好不好？

工 丙：這可千萬幹不得！我們大家都應該就在這兒等張先生回來。
你們不記得張先生吩咐我們的話嗎？他不是叫我們團結嗎？他不是
叫我們苦幹嗎？要是我們大家散了，這座橋還能造成功嗎？

工 乙：要是張先生老不回來呢？

工 丙：那我們也不應該散！沒有張先生我們也應該造成這座橋！
張先生也許今天能回來。

工 乙：可是這樣整天的歇着，我們實在受不了。

工 丙：要是大家悶得慌的話，你可以領着大家唱個秧歌，山歌，或
者講個故事什麼的。

工 乙：唱山歌，講故事我都不會，還是請您來吧，大哥！

工 丙：好，我們都到那邊去坐下。

（橋工們都聚集到一塊兒，坐在地下，橋工丙站在他們中間似乎在

演說，似乎在說笑話。杜妻的哭聲繼續着。船上送來一陣嘈雜之聲，並有人在坡下大聲喊道：「喂！怎麼還不開船呀？再不開船我們就要退錢了哇！」片刻，一個難民由坡下跑上來。）

難民：喂！掌櫃的，你們怎麼還不下去開船呀？大夥兒在船上都等急啦！

善文：你先下去，船一會兒就開！

難民：要是再不開，我們就要退錢了！

善文：一會兒準開，你下去等着吧！

（難民又往坡下走去。）

善文：巡警先生，您不能叫他們先把船撐過去嗎？有這麼些人在船上等着過渡！

巡警：我早就勸過他們了，叫他們先開船，一切都等胡大老爺來了再說。他們不聽，那我有什麼辦法兒呢？

善文：您不能強迫他們開船嗎？

巡警：這個我可辦不到，先生！因為我沒有奉到強迫他們開船的命令。

善文：那麼請你再勸勸他們吧，這樣假下去，於他們並沒有什麼好處！

巡警：這倒可以的。我說，大哥們！請你們先把這次渡船撐過去，再來談你們的條件好不好？

小李：巡警先生，我們的要求早就向您提過，實在很簡單：只要渡上給老杜買口棺材，再給他家裏三十塊錢，什麼事情都可以了！

善文：老杜又不是我們打死的，爲什麼要渡上替他買棺材？

小李：對了，老杜不是你們打死的。可是你叫我們拆橋的時候，答應拆完以後給我們的錢總得給我們呀。

善文：我何嘗叫你們拆橋，何嘗應許給你們錢。

小李：你不用不承認，你們的鬼鬼祟祟的事我都知道了。

巡警：那麼你們現在就在這兒幹什麼？

小李：我們現在在這兒等着船東家胡大爺來。

（此時杜妻哭哭啼啼的由坡下走了上來，手中拿着一個藤編的化募盤子，頭上披着一塊白布。）

善文：巡警，巡警！她又來麻煩了！請您快點兒攔住她，叫她快下

去！

巡警：先生，這個我也辦不到，因為我沒有奉到阻止她的命令。

善文：「命令」！「命令」！你們當巡警的只知道命令！恐怕你們上廁所也得奉到命令吧？

巡警：請您不要生氣，先生！對於這位可憐的老太太，我實在不忍加以非法的干涉！

小李：杜老嫂子，您化募了多少錢了？

杜妻：都在這盤裏，總有二三百個銅子了。都是那些渡客善人們做的好事。可是要買棺材還差得遠呢！

小李：杜老嫂子！我們都是窮人。我們都願意幫助你。杜老哥死得太慘了！

（從小李開始，大家多寡不一的向杜妻盤子裏扔銅元，巡警也解囊相助。杜妻跪下向大家叩謝。）

杜妻：多謝諸位哥兒們，善人！

巡警：你呢，先生？（向善文。）

善文：我沒有錢！

巡警：這是做好事，您隨便捐幾個吧？

善文：難道你要強迫我捐錢嗎？

巡警：不能，不能！這個決不能！誰也不能強迫人捐錢，不是嗎？

杜妻：大爺，請您做點兒好事吧！我的當家的是你們叫他……

善文：放屁！是我們叫他……？是我們叫他怎麼的呀？巡警先

生，請您快把她攆下去，她不能在這兒胡說八道的！

巡警：你們渡上給她幾塊錢，不早就完事了嗎？

善文：我說巡警先生，你知不知道你的職務？

巡警：我怎麼不知道？

善文：你是我們渡上向衙門裏請求來維持秩序的，你知道嗎？

巡警：我怎麼不知道……可是我不能憑空的把人家攆走哇？

（船戶胡大爺上，巡警舉手致敬，船夫橋工們都站了起來。）

善文：好，現在我們東家老爺來了。

船戶：什麼事？

（杜妻忽然走近船東家跪下叩頭。）

船戶：她就是？

善文：她就是老杜的妻子。

船戶：哦，你就是老杜的妻子嗎？你爲什麼在這兒哭哭啼啼的？

巡警：胡大老爺問你，你說吧。你照直告訴胡大老爺！

杜妻：我的當家的死得太可憐了，現在還沒有棺材，求東家大老爺賞給他一口棺材。我給您磕頭！

船戶：這個可不行啊，你的當家的是他們造橋的打死的，爲什麼要我給他買棺材呢？

杜妻：求您做好事，大老爺，東家老爺！

船戶：好事我倒常做，可是我不能做這樣毫無名義的好事。你可以找他們去呀！你的男人是他們打死的！

工丙：胡大老爺！您不能這樣說，老杜不是我們打死的，他是自己從橋架上摔下來——掉到河裏摔死的！

杜妻：大老爺，人已經死了，不管他是怎麼死的，求您做好事吧！可憐他在您這渡上耽了十九年。我再給您磕頭！

船戶：（指橋工丙問。）你是什麼人？我說話誰叫你插嘴？

善文：他是這兒的橋工，是他們的工頭兒。他就是張國本的走狗！

船戶：哦，原來你就是張國本的走狗！

工丙：胡大爺，您不能罵人！

善文：他們都是張國本的走狗！

船戶：罵人？我沒有把你們押起來就算好。現在張國本已經被我押在衙門裏了！

工甲：胡大爺，我們張先生真被您押在衙門裏了嗎？

船戶：不把他押了起來，你們不知胡大爺的厲害！現在你們全給我滾！馬上把這些架子拆下去！把這些木椿拔出來！不然的話，我要把你們都押到衙門裏去！

工乙：胡大爺，請您開恩！千萬不要送我到衙門裏去，我最怕……

工丙：閉住你的嘴！

工乙：我……我實在怕坐監牢！我不願意幹了！

工丙：不准你開口！

善文：你們聽見了沒有？我早就叫你們「散攤子」，你們不信，現在你們總該信了吧？

工丙：現在我們還不信！就是張先生不回來，我們也不散！我們一

定要把這座橋造成功！

船戶：你們滾不滾？

工丙：我們沒有犯法，爲什麼要滾？

船戶：你們不聽我的命令，就是犯法！

工丙：你不是皇帝！

船戶：我就是你們的皇帝！

工丙：皇帝？哈，我們無論怎樣愚蠢，也還知道現在是中華民國！

善文：這個東西真可惡！

船戶：巡警！替我把這個東西捆起來！這還了得，簡直沒有王法了！

巡警：是的，胡大老爺。可是——你（指工丙）少說幾句不行！

船戶：巡警！快把這東西捆起來，簡直反天了！

巡警：胡大老爺！他們都是小人，不會說話，您啦是大人，還在乎這個嗎？——請您饒了他這次吧？

船戶：不行，不行！這個東西太可惡了！要是不嚴辦他一下，我姓胡的還能在地面上做人嗎？

巡警：胡大老爺，不瞞您說，我可——

善文：又是沒有奉到捆綁他的命令，對不對？

巡警：哈哈，先生，您真是個明白人！

善文：巡警這個傢伙也可惡！他老是向着他們。我們叫他幹點兒什麼，他老是用沒有奉到命令來推諉！

船戶：那麼，巡警，你就算奉到我的命令還不行嗎？

巡警：行也行，可是還差一點兒，胡大老爺。

船戶：那麼，你要誰的命令？

巡警：自然是我們長官的命令。

船戶：你知不知道我在地面上比你們的長官的權力還要大？你們長官不得我的許可，就到不了任！

巡警：這個我們也知道。可是胡大老爺。這張佈告上只叫他們停工，並沒有叫我逮人。

船戶：好！你不聽我的命令？

工丙：這個老傢伙真可惡！咱們幹嗎不揍他？

巡警：你們少開口！你們要是胡鬧，我可真要把你們逮到衙門裏去

了！

善文：老爺，這個巡警太可惡了，我想還是請您到衙門裏去另調兩個來吧。

船戶：好！我馬上就去。這個巡警太可惡了！我一定叫衙門裏開除他！我要走了。小福！把驢牽過來！

巡警：胡大老爺，不是我太可惡，實在是您太「那個」了！

船戶：我怎麼了？可惡東西！

（船戶說完即欲走，但杜妻跪在路口攔住他的去路。）

杜妻：大老爺！老東家！請您別走！

船戶：幹嗎別走呀？

杜妻：可憐我吧！老杜在您這渡上工作了十九年！

船戶：好，看你哭得怪可憐的，我這兒賞你一塊錢。

（船戶掏出一塊錢扔在杜妻的盤裏。）

杜妻：一塊錢可買不到棺材！還求大老爺多賞幾塊吧，我再給您磕頭！

船戶：你這個女人真夠麻煩的了！

（船戶拂袖而去，杜妻情急，以手扯住他的衣服。）

杜妻：大老爺呀！老東家呀！

船戶：你媽的！拉拉扯扯的成何體統！

（船戶盛怒之下，一脚將杜妻踢倒，杜妻「哎喲」一聲，暈倒在地。船戶正要走去，不料小李，吳毛，趙三，沈八等早已攔住了他的去路！）

小李：您不能這樣走，胡大爺！

船戶：你們要幹什麼？

小李：老鄉們，他是一個漢奸，他一定是受了日本鬼子的錢，所以想法子不讓這橋造成，昨天夜裏我親眼看見有一個日本人從他家出來。這樣的漢奸咱們不能留在咱們村裏害人，咱們揍死他！

衆人：來，我們要揍他！

船戶：哎呀！你們這些狗東西，你們好大的狗膽！你們是不是瘋了呀？

（小李的氣焰如狂，嚇得船戶往後退了幾步。此時國本與巡長同上。他們後頭跟着兩個武裝巡警。巡警甲向巡長行禮。國本向橋工

們打招呼。）

橋工：張先生，您回來了！

國本：回來了。你們辛苦了！我在衙門裏耽了兩天。

船戶：巡長，你來的正是時候。這小子瘋了！你趕緊把他關到瘋人院裏去吧！這些人都在這兒無法無天呢！他，他，連你們派來的這個巡警也在內——他一點兒也不聽我的調動——請你一起把他們逮到衙門裏去！哎呀？你們怎麼把張國本這小子放出來了？

小李：把我們關到衙門裏去？好吧，看誰被關到衙門裏去！

巡長：你有話慢慢的說，不必這樣着急！

船戶：瘋了，他是瘋子！不然他沒有這麼大的狗膽！

小李：瘋了？看看誰瘋了！別人不知道老杜怎麼死的，難道我們船夫們還不知道嗎？——你這個漢奸，你這個沒有心肝的人！你先叫我們跟他們造橋的搗亂，叫我們半夜裏起來搗毀他們的工作；現在鬧出禍來了，你倒不管了！你還要把我們關到衙門裏去？好吧，把我們都關到衙門裏去吧！

船戶：這，這小子簡直是瘋了！這簡直是瘋人說瘋話！巡長，巡

長，你趕快把他的嘴封起來！

小李：巡長！您可以問問他們大家，看看我說的有沒有半句是瘋話？

吳毛：小李說得句句都是真話！

趙三：他因為恨他們在這兒造橋，所以叫我們出來搗亂！

沈八：他說他給我們好處，可是現在闖出禍來了，他倒不管了！

小李：他把老杜害死了，我們只求他給老杜買口棺材，好！他不但
不肯，反把老杜的妻子一脚踢暈過去了！這，這，這都是大家親眼
瞧見的呀！

巡長：那位是老杜的妻子？就是這位躺在地下的老太太嗎？

巡警：是的。恐怕已經不行了吧？怎麼不說話了？

（巡長將杜妻的身體翻過來，把他的脈。）

巡長：哼！一點兒熱氣兒也沒有了！早就死了嚟！

小李：呀？死了嗎？

巡長：可不是嗎？

（小李和其他的船夫走到杜妻的屍身邊。）

小李：杜老嫂子！杜老嫂子！你也去了嗎？好慘呀！您倆死得好慘呀！我們一定給您倆報仇！

（全體沉默，船戶想逃脫，巡長用手將他止住。）

國本：可憐的犧牲者！

巡長：老杜的屍首還停在坡下嗎？來，你們（指船夫）來，把她的屍首也抬到坡下去。一會兒衙門裏就派人來驗屍！

（兩個船夫將杜妻屍首抬往坡下，片刻復上。）

小李：我現在要替老杜夫婦報仇！我要揍死他媽的老渾蛋！

羣衆：揍死他！揍死他！咱們一齊動手！

船戶：巡長！你得維持秩序，保護治安！

（小李衝過前去，朝着胡船戶的胸口擊了一拳。船戶幾乎倒地。羣衆乃一擁而上，將他團團的圍住，七手八腳地奪取他的小帽，折斷他的煙袋，撕毀他的衣服，竟把一位無人不知無人不怕的「大老爺」，打得個狼狽不堪！）

船戶：唉呀！唉呀！……反……反天了呀！反天了呀……這個世界簡直變了！簡直變了！善……善文！善文！

小 李：對了，還有那個傢伙，咱們非揍死他媽的不可！

羣 衆：對！非揍死他不可！

善 文：諸位！這些事情都不能怪我！一切都是他叫我幹的，這與我不相干，諸……諸位請饒了我吧！

羣 衆：不行！咱們非揍死他媽的走狗不可！

（羣衆又一擁而上，拳打腳踢地把善文痛揍一頓，善文狂叫「唉喲」不止。）

巡 長：慢點兒，諸位！諸位慢點兒！諸位！諸位！（羣衆不理，巡長乃轉向張國本說。）張先生！張先生！他們這個樣兒可不是辦法呀？要是這樣下去，事情可就鬧大了呀！

小 李：鬧大了就鬧大了！要是不除掉他媽的這個漢奸，早晚咱們這兒也成了日本人的了。

國 本：諸位請聽我說！（羣衆都住了手。）胡船戶和王善文通敵的罪惡，衙門裏早已知道了，今天巡長同我到這兒來，就是來抓他們到衙門裏去治罪的！

工 甲：這個老東西很有錢，他的神通又廣大，萬一衙門裏受了他的

賄賂把他放走了怎麼辦？

巡長：這諸位請放心，無論他怎麼有錢，怎麼神通廣大，我們總是中國人，總不會甘心當亡國奴的。

小李：您不是這樣說得好聽吧？

國本：巡長說的話諸位儘管放心！衙門裏一定對得住我們的，這兩天我在衙門裏把這件案子調查得清清楚楚了，現在衙門裏已經決定要重重的辦胡船戶和王善文，假使衙門裏不打算辦他，怎麼會把我放出來呢？而且，要是衙門裏還向着他，難道我們大家不會……？

小李：張先生，您知道衙門裏怎樣辦這個老東西嗎？

巡長：這諸位更請放心。依現行軍法，漢奸一律槍斃。這胡某所有的財產充作抗敵軍費。（衆鼓掌。）衙門裏對於大家造橋以便軍隊運輸這種工作，非常讚許，今後不但要提倡保護，並且還要出來領導；務期最快要使它成功！（衆又鼓掌。）我這兒帶來了一張佈告，大家瞧了便知道一切了！

（兩個武裝巡警將佈告貼在橋架上，羣衆都圍觀，鼓掌，歡呼。）

小李：可是巡長先生，難道老杜和杜老嫂子就這樣白死了嗎？

巡長：當然不能讓他們白死，明天衙門裏就要審判這件案子，一定會對得起死者和大家。我剛才已經說過：「殺人的償命，欠債的還錢」，這是天經地義的！可是審判這件案子的時候，諸位都得到衙門裏去做證人！

小李：好，我去！

羣衆：我們大家都去！

巡長：胡大老爺，現在你什麼也不必說了！我這兒有兩張拘票請你瞧瞧！

（此時胡船戶臉色發青，幾乎話都說不出來了，王善文口中只是說「冤枉冤枉」，兩個武裝巡警用法繩將他們綁住。）

巡長：請吧！請吧！諸位再見！

船戶：（一面走，一面嘟囔着。）這個世界簡直變了！這個世界簡直變了！

（巡長和武裝巡警押着胡船戶王善文下，羣衆一陣熱烈的歡呼鼓掌。）

國本：好了，現在漢奸已經捉去了，我們大家應該精誠團結地來創

造，努力後防工作，來造成這座橋！

橋工：對！來造成這座橋！

（此時船夫們，難民們，小販，都團團將張國本圍住。）

小 李：張先生，我們幾個人現在都明白過來了，您能允許我們加入一塊兒造橋嗎？

小 販：張先生，我也可以嗎？

巡 警：我也可以加入造橋嗎，張先生？

國 本：這真好極了！我們都熱烈的歡迎你們加入！我早就說過：在前方的將士拚死命，都是爲了我們民族的生存。我們在後方的民衆應該團結起來，做他們的後盾！後防與前線同樣重要，我們要努力後方工作！造成這座橋，是大家的責任！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量。人越多，力量越大！這座橋就好比「中國國魂」，可以代表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小李，趙三，吳毛，沈八，來，來，大家一齊來，一齊來工作，一齊來苦幹，一齊來流汗！先打定這個偉大的基礎，中華民族的復興就在這橋上開始！

（衆一面工作（打夯），一面與觀衆同唱「抗敵歌」，聲勢較前更

爲浩大，雄壯。唱畢閉幕。）

（合唱）我就來喲，大家來喲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喲哎嘿，哎嘿喉！

（獨唱）

要想生存就抗戰，

不抗戰來就滅亡。

（合唱）來喲，大家來喲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喲哎嘿，哎嘿喉！

（獨唱）大流河上座橋吧！

前方的將士拚死命喲！

大流河上造座橋吧！

後方的民衆運給養喲！

（獨唱）有錢的來你出錢啦！

無錢的來我出力喲！

（合唱）用力砸呀！

用力砸！

用力砸呀！

用力砸！

(合唱) 來啲，大家來啲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啲啲嘿，啲嘿喉！

(獨唱) 大流河上造座橋吧！

前方的將士打勝仗啲！

大流河上造座橋吧！

後方的民衆好生存啲！

(合唱) 來啲，大家來啲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啲啲嘿，啲嘿喉！

(獨唱) 後方前方總動員，

動員，抗戰！

(合唱) 來啲，大家來啲砸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啲啲嘿，啲嘿喉！

(合唱) 用力砸呀！

用力砸！

用力砸呀！

用力砸！